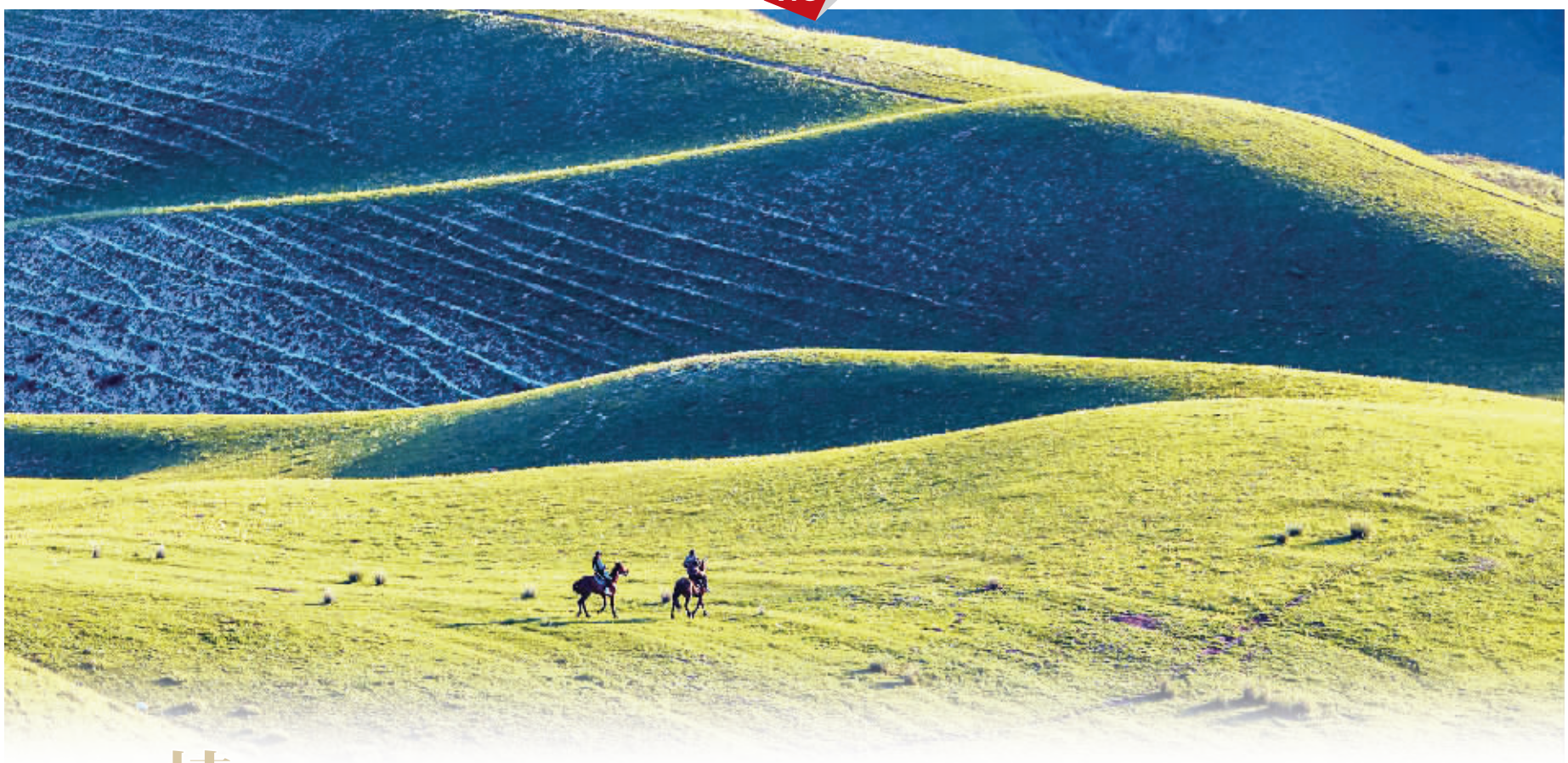

阳台情思

□许懿

家里最让人流连的地方，不是客厅，也不是卧室和书房，而是朝南那个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

那是一个独属于我的空间，被我悉心打造成一片空中花园，一年四季生机盎然。

每天清晨，总是早早地起床，在鸟儿们欢快的歌声中给花木浇水施肥修枝除草。

若是节假日，常常会独自一人坐在洒满淡淡阳光的阳台上，泡上一杯香茗，眯起眼睛，心平气和地看着阳台上那些花木在阳光下华丽而冷艳地展示着各自的风姿，享受着独处时光。

这么悉心地经营这个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对于我来说，实则是在怀念亲情以及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父母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日子，他们都对这个阳台情有独钟。我家住在三楼，阳台视线开阔。透过解放路口，可以看到徐霞客大道和飞凤山上那郁郁葱葱的林木。

有阳光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喜欢搬上一把藤椅放到阳台上，然后把自己舒适地埋进藤椅里，懒洋洋地躺着，享受着阳光的亲抚。父亲就以这样的姿势躺着，并能一直保持很久，甚至整个上午都不挪动一下。

有时，他躺着躺着就睡着了。我怕父亲着凉，拿个床单替他盖上，却发现父亲干瘪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着，真不知道他又在梦里遇到了什么让人高兴的人或事了。

当年房子装修的时候，执意没有像别的住户一样给阳台安装防盗窗，而是在阳台四周搭出了一排漂亮的不锈钢花架。住在钢筋水泥围成的套间里，空间本来就狭窄逼仄，再用一个铁笼子囚牢一样把自己困住，那宁愿被小偷光顾，也不愿目光被铁笼阻断。我只想给心灵留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空间。

不想这排漂亮的不锈钢花架竟成了母亲的最爱。平时非常节俭的她一下子从花店搬回了大大小小许多花盆，琳琅满目地种上了月季、玫瑰、海棠、玉树、茉莉花、栀子花、吊兰、仙人球……这些花草虽不名贵，但生命力极强，给点雨露就滋润，给点阳光便灿烂。

母亲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照料着它们，它们也以姹紫嫣红回报着母亲。阳光下、春风里，阳台上那个漂亮的不锈钢花架在母亲的不懈努力下，一寸一寸地丰满和茂盛起来。

父亲和母亲都是在我家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历程。这个阳台上留下了他们人生的足迹和生命的气息。

走过春秋，四季轮回。曾经的意气少年，被岁月的风霜侵蚀得一身苍枯，浑身病痛。满头的青丝在流水般的时光里斑驳成了一面迟暮的旗帜。唯有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仍保留着一份天真与童贞，在漫无边际的心海里，像北极燕鸥一样，朝着光明无声地飞翔。

青春流散，年华谢幕。品尝着岁月蹉跎的艰辛和人生际遇的辛酸，不知不觉已跨入了知天命的行列。虽然偶尔还能望见那缕昭示着青春最初梦想的明媚阳光，宛如一泓清泉，清冽得不沾一丁点人间烟火。但对于我来说，那已不过是海市蜃楼与天堂的倒影罢了。

阳台上的月季和茉莉开得正盛，红的娇艳欲滴，白的素雅洁净，微风吹过，窸窸窣窣地摇摆着，散发出沁人的芬芳。经历了万千世事之后，在这一年之中最美的芳菲四月里，重温让人珍惜的心路历程，用心聆听心中那声清晰的回响，再去触摸头顶那缕明媚的阳光，将自己融化在袅袅的清香之中，心里不禁想起海子那句广为传诵的诗句：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发量之惑

□王国梁

妻子扫地的时候，在我的书房扫出一层头发。她戏谑：“你的头发新陈代谢够快的，每天都扫一层。”我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心下忽然惶惑起来，我的头发落的多、生的少，早就无法维持“收支平衡”了，发量已越来越少。

作为一个男人，我从未有过外貌焦虑。只是这越来越少的发量，让我体察出时光和岁月的况味，所以难免对着落发唏嘘。我总有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把落到地上的头发捏在手里细细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根。如同秋天的时候，我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看到落叶纷飞、黄叶满地，我也总想数一数落叶的数量。我觉得那样数的话，能数出时间流逝的感觉。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不知不觉间，“老”这个字眼就“提上日程”了。

记得年轻时，我的发量多得惊人。头发根根竖立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宣示着青春的精力和活力。那时我的母亲总是忧心地说：“老话说，贵人不带重发，你怎么这么多头发哟！”母亲仿佛在为我的命运担忧，可我不信那一套，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命运。事实证明，我并非什么“贵人”。即使如今我的头发落得稀疏，依旧是个凡人，而且凡得不能再凡。并且我也彻底明白，人有时候很难改变什么，所以到了40岁我便不再有太多人生困惑了。可是就这样过了10年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发量困惑。

在我看来，头顶上有浓密的头发，才有了与岁月抗衡的力量。我想起杜甫的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白头发越搔越短，连发簪都别不住了。再加上诗歌前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铺垫，觉得这首《春望》无限悲凉，每每读到这里，我都觉得杜甫营造的不是春天而是深秋的氛围。如今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我等凡人也不曾有杜甫的家国之忧，我从诗中读出的是无奈老去的苍凉与哀愁。以我的发量，如果在古代，也要“不胜簪”了。

随着发量的减少，我明显感觉到记忆力和精力的衰退。身体还时不时出些小状况，如同一脚迈进了一个叫做“多事之秋”的门槛，从此再也回不去了。每天落地的头发，用最轻飘飘的方式，一针见血地提醒我：生命到了下半程。时光的流逝中，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发肤，越来越无能为力。

头发是年华的丛林，发量的减少意味着年华老去。仿佛被肆意砍伐过的林子，断木横陈，一片狼藉，再也没有往日的生机。有人对我说：“你就是写作闹的，写作烧脑，头发就落得多！”可是，我们单位的老乔并不写作，他跟我同龄，头发落得更厉害，肉眼可见地秃顶了。有意思的是，老乔总是在他秃秃的头顶上面“摆”上三缕头发。当然，这三缕头发几乎是从后脑勺上转移过来的。老乔的这个造型，很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别人调侃他：“老乔，你别弄三缕头发在头顶上了，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这样一来，别人的注意力更专注于你头顶了。还不如露出锃光瓦亮的头顶，显得咱‘聪明的头顶不长毛’！”老乔呵呵地笑着，依旧用心地摆弄他的“三毛”。

我很理解老乔的心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衰老作战，像个战斗着的堂吉诃德。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与岁月交战，虽然最终都将是无奈的失败者。

总第7194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